朱子語類

百卅之七

朱子

自論註任

□仁13
775
35

朱子

自論爲學工夫

讀時又較易做工夫了然緩

讀書少十

後生家好看此工夫子細看字字有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有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友仁

某自少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二本不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

13
775
36

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某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曾得子細於義
理之文亦然極為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
細看書須純一如看一段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
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
章讀中庸則紙讀中庸讀論語則紙讀論語一日紙看
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
尤當着力推考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
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
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
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

寒淵終溫且忘波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
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蒸
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褻書既想而不能一覽得朋
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
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
平不
器之看詩病於草率舉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
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
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
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

將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透過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古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徳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索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着日月依舊也不曾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他大段用功水磨方會漸漸漸漸揩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胷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胷腹漸漸澄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諷吟諷誦以得之其舊時讀詩也只先去

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有此一段明日見且更看此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決洽時下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雖是純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剔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窮將來荒忙不濟事舊僧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不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八十日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皆

大雅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初時四畔皆無津涯只目
恁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雖未足道但當時也是做不了
多少辛苦讀書今人多要速效要須積累着力方可其餘
勉力學問而已道夫

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方有
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
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
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花只讀過
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
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其舊讀仲氏任其心

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他亂了後來讀至半了却又
諷誦至四五十遍已漸漸得請之意却去看注解使
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遍方有
判然處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
以開却多窒礙前商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
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以聞人取得許多鶻突底證見
來證對那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
來說却以知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
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
只是胡說賺人有人說話如此者甚最怕之說甲未了
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着實
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轉去無一點着地敢有終日

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木之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
費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
也雖與詩中所得似雖肋焉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
知果得孔子筆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所重說易
春秋是隔三重所重說春秋義例易文象雖是聖人
下分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
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諒渠於此說且存取大
意得二綱五常不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
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
虛心觀之不須先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録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
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
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大抵老兄好高雖處用工不肯
向平易處用故見如此雖進今當於平易處用工
讀書會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
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其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
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十册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
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
答其文雖若不向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
下落 賀孫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功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
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

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謨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暮簡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過

問嘗聞先生爲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先生又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稟曰此先生進德日新之大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

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義剛

某舊時讀書專要狠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悶畧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因有獻彷說多而言失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上蔡嘗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復堂記文定答曾吉甫書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

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
謂其不的便不復着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
矣

其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着工夫
看它

其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子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
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
麤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緣
孫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
橫截直截未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
誰鞭辟畢竟是信要讀書
蔚文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
把來思量熟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了
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
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
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
做真箇是不同義剛○以下窮理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
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量過伊川曰
寺復思繹浹洽於中則悅矣某向來從師一日問所聞
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爲公孫

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亦非教人於無着摸處用工也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其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大雅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二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二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自有舒泰寬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學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

曰某初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緩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着身己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着身己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胷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往別處去但一劄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雜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格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力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開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來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詠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至之事終却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然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急地忙又理會動靜心物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乖然却一日舊似一日當時者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方舊來失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自謂十分方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鍾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開去不可不察徹明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

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其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道夫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其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胡泳

其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其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其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節

初師事籍溪胡氏籍溪學於文定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

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可學論語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念慮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甚是孟子之顏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聞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悉地說

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來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頓蹙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昔子不睹是迭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日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蹙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來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頓蹙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昔子不睹是迭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日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蹙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簡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刘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只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不著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舍一僧與之語其簡

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處 德明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得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揚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方子

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 淳

三十年前長進得多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 個

某今且勸諸公舍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蹉跎可畏如此 賀孫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太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一過危水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

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揀去久之漸漸揩得光老蘇則全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門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個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看心去稱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其向時

杜撰說得終不濟事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言一字不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未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

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太低偪塞滿胷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後意誠蓋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過

羽伯

果覺得時今年方無疑猶未覺得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

丙辰冬 敬之上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終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遂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熟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云云於上面但覺透

賀孫

其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

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賀孫

其老矣無氣力得說時先生病劇夜說話多時甚微看也看不得了

賀孫

行也行不盡了說也說不辨了諸公勉之

僩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爲志矣

二程自十五六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僩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生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十六百七十六年先生是年平旦書於蔵閣下

賀孫 楠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故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睡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

更初日便睡不着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
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
不奪被血氣所奪凡為血氣所殘者皆是自棄之人
耳問（以）雜記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人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
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安
穩毎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
得心下緊爽（閎祖）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為人所託
乃為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
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

水投石（何學）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先句凡七出其將家解措
地默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說記
不得只記得五箇且隨其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
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象便盡得卦餘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録
連夜晉晉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
同晉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簪曰一生做詩有

午多（文蔚）

重鋟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

朱子二

論自注書

總論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撰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盡曉他說着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

来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邪亨亦使不得○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来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後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来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朱卜筮者豈不大相逕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道夫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子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賀孫

某所改經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輕改當觀所以改之之意節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道夫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

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出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大雅

方伯謨勳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樂了飯後全不做得此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小學之書

問小學云德崇業廣曰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蓋問小學舞勺舞象曰勺是周公樂衆是武王樂曰注勺篇也是如何曰而今也都見不得淳

問衣不帛襦袴恐太溫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

小兒子不要大煖內則亦是小兒不要着好物事璘

問小學舉內則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先生注云方物之義曰方物謀慮大槩只是隨事謀慮植

方物出謀發慮方猶對也只是比並那物如箇理一般也淳

和之所問小學方物之義乃是第二條莫只且看到此某意要識得下面許多事和之因問五御中逐水曲及過君表等處先生既答曰而今便治禮記者他也不看蓋是他將這箇不干我事無用處便且囫圇讀過了和之云後當如先生所教且將那頭放輕曰便放輕也不得頭是見得這頭有滋味時那頭自輕時舉

問小學立教備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後面八刑糾萬民却無不友之刑雖有不弟之刑又注云不敬師長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看且看古之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且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便是作之師便

楊丈叔問嚴畏儀恪非所以事親也注恪為恭敬如何曰恭敬較寬便都包許多解恪字亦未盡恪是恭敬中朴實緊切處今且恁地解若就恭敬說則恭敬又別恭主容敬主事如居處恭執事敬之類安卿問恪非所以事親只是有嚴意否曰太莊太嚴厲了寓

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曰其中極有難行處曰愛敬與便為一自無難行曰此便是愛敬尽度須是把他去量度方見得愛敬便

葉兄問小學君師父三節曰劉表遺韓嵩至京師嵩曰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便是此意卓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箇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着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子蒙

問疑事無質經文只說疑事而小學注云毋得成言之何也曰質成也成言之皆古注文謂彼此俱疑不要將已

意緊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意否曰是從上文来都是教人謙退遜讓賀孫

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裒編類来偶無此爾淳

安卿問尚禮外言不入於閫内言不出於閫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義剛

近思録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録詳之閎祖

近思録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淳

近思録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振

近思録大率所録雜亂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并不句以事君自之以其有人教小童在一段揚

近思録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壽昌

鄭言近思録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録是近来人說話便較切賀孫卓同

或問近思録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録又難看賀孫

近思録首卷難看其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

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道夫

看近思錄若於第十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一第二卷看起久久後看第十一卷則漸曉得過

問蜚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擇作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驤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文蔚因說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辦

論語或問

張仲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段掉了節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請問曰支離泳

孟子要指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業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来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来首尾相應脉絡相貫自是合着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

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匹夫開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温故知新之意又白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却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明說與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晓示人自是好才時舉曰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饜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都是十反一正言其効驗如此亦欲人君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効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胸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熟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妙次第底文章其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時舉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及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

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
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
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
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
箇只各就一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
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
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
言語初不是看意安排只隨看這字便說出這字也賀
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
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又棄

向去終不甚覺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
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
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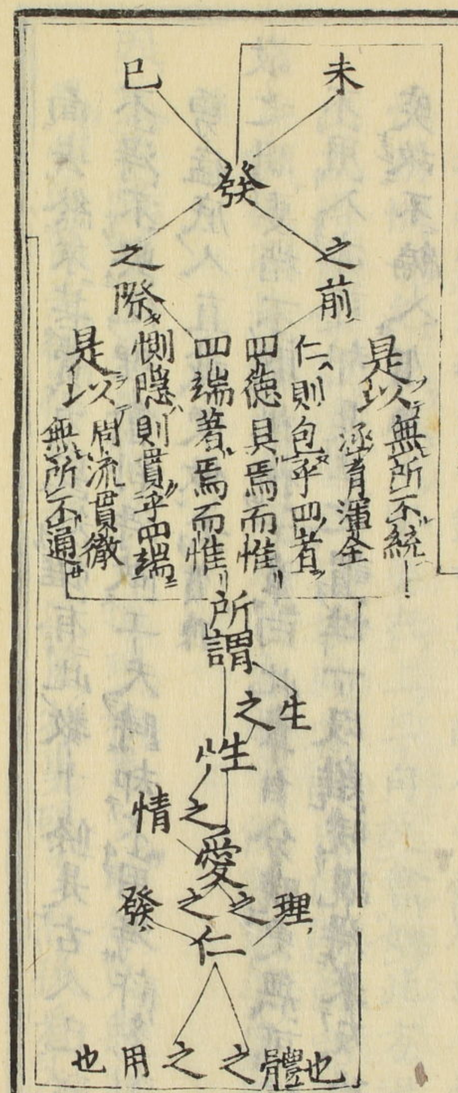
敬之問要指不敢枉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疑索
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
突故不編入賀孫

中庸集略

太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門說得
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畧更
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
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底然看得他門說多却
覺煞得力義剛

仁說

仁說只說得前一截好問祖仁說圖



專言則未發已發偏言則未發仁是體已發惻隱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仁則公克己復禮為仁也蓋公則仁仁則愛

孝弟其用也而知其施也知覺乃智之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鬆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處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

問先生仁說說存此者也不失此者也如此說則仁在其中非仁也曰謂之仁固不可謂之非仁則只得恁地說如孟子便去艱這仁字孔子却不恁地

敬齋箴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外所誘道夫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

蚓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 敬仲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欵其圓如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

得處欵其方如中矩也又問敬齋箴蟻封曰蟻垤也比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原曲如小巷道古語云衆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蒼頡原曲狹小而能衆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鸛鳴于垤垤即蟻封也天陰雨下則蟻出故鸛鳴于垤以俟蟻之出而啄食之也王刑公初解垤為自然之丘不信蟻封之說後過比方親見有之遂改其說

問主一曰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便是貳兩件便是叁勿貳以二勿叁以三是不要二三不東以西不西以南以比是不要走作淨

問勿貳以二勿叁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比如何分別曰

都只是形容箇敬須主一初来有一箇事又添一箇
便是来貳他成三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来參他
成三箇不東以西不南以比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
去做南去又要做北三下商說箇心不走作寓
或問敬齋箴後商必此從容不迫之意歟先生添數句曰
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
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
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
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着時恁地迫切其但
常覺得緩寬底意思多耳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

六君子贊

勇撤鼻比說講易事閻祖

通鑑綱目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或截頭尤
腦如搏謎相似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
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
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
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
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
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
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

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魏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義剛錄作此時便是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箇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義剛錄云唐末天子不能自振）

不能自振此士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

（義剛錄云安得謂不能自振此士地○淳義剛同）

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義剛錄云○淳

温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曹丕篡漢事云云某看來此書甲子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而朝矣此書甲子之不主一遍年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改之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大雅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

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淳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干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予子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必帝者又非惠帝子則但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弒逆之名耳既云後宮美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

元子一耳大稚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大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氏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捉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於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書何也曰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死仁傑死也大雅

朱子三

外任

同安主簿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其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無抑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爲泉倅簿書皆過其目後歸鄉與說及亦嘗不知他是極子細官人是時亦只恁呈過 賀孫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賦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貼六本聽取狀日點追甚鄉司作弊只如此到限自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

違限遭黜定斷不恕所以人怕舉時
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卷其檢頗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過限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蓋是專遣與給納官司及有兵刑處朝廷皆給印今之官司合用印處緣兵火散失多用舊印要去朝廷請印又須要錢所以官司且只苟簡過了其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當時有箇指揮使并一道家印緣胥吏得錢方給甚戲謂要做箇軍員與道士亦不能得又見崇安縣丞用淮西漕使印人傳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半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早便刻刷錢物庫中得三萬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糴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舡糴三分米至於客舡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安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來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糴當時只好糴了上章待罪且得為民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之為南康官吏之害

某在南康時民有訟坐家逃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逃移不納稅又有訟望鄉復業者是身不回鄉而寄狀管業也淳

道夫言察院黃公（鍰字仲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曜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廨舍知錄云早上所斷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襲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枷脊勸罷偶一相識云此是叅子弟何苦枷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路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倘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其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隔礙一至於此（賀孫）

張武官為子弟者（即使吏枷之蕭梗下方始交割）

（道夫）聞之先生云因此謂回即使吏枷之蕭梗下方始交割

○道夫○人傑錄云因說劉子澄好言衆世曰某在南康時有一子弟騎馬搶人家小兒某訊而禁之子澄以為不然某因講西銘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實之為政且要主張此事（賀孫）

這一等人逐痛責之大槩人不可有偏倚處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是蓋雖是大郡郡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某在南康時吏人欲申廵檢與又建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帳某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拂

總論作郡

因論常平倉曰其自點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石漳州亦六七萬石盡是浮埃空設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其在浙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常平倉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省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大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拘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恣地麤心舊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恐懼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為收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猶豫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其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兩為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為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為自

家私恩於是立為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邸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賴孫

馬子嚴庶甫見先生言近有下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救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逵公路當官九下書者須令當廳挍下却將書向於背處觀之覰畢方發付其人今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審如此又其當官時有人將書来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與湯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上傑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皆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係新額凡祈禱之類不從可否白其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令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之

可也　人傑

浙東

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使他飢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来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来救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而有何策自脩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會稽二縣刷飢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刷起三倍學

紹興時去得遠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

下雨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人來外縣却抄得多遂欵治之而不曾却託吾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淫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自便辦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牌開防再入之人璘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户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户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向有徐木者獻策頃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遍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太誰以地闊遠動戒

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為易計米之有無而委諸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所給謌詐之士則務欲容私此大不可事

浙東之病如和買之害酒坊之害置酒坊者做不起破家做得起害民如鹽倉之害一歲所買不過數十斤自可省寬如鹽朝出鹽之地納白户鹽却令過私鹽卿

其回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免名押字至紹興府牒吏亦請免名某當時只押字去聞王仲行有語此伊川所謂只第一件便做不得者如南康饑來有文字到建康皆用申狀其以為不然是時陳福公作留守只牒建康令廳若非前宰執只當直牒也如南康有文字到鄰

堵監司亦只合備牒其諸縣於鄧州用牒却有著令明德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看亦只可量受曰其在浙東都不曾受道夫建陽簿攝縣有婦人夫亡以贍父母欵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深以為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柰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其處有繼母與父不協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有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爲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昔為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逐為接腳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堪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攝敬仲敬仲深以為子訴母不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骨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寃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為然其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腳夫即赴井其有

漳州

罪蓋不可掩

孫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
咨林勍簡揚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
授與讓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廩厠又有乞留舊有
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
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其初到
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
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
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
為之表率欲使郡人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
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決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
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

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
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
耻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諸君恥之（淳○案加錄少異）
請學官以例講書歸謂諸生曰且須着他古人道理意
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
思處都不曾見（道夫）
先生熟聞知錄趙師恵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
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道夫）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參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
巫瞽惑等事先生戲頰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王隆萬
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

本心一至於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人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箇登天之人如汀民事定光二佛其感亦甚其佛肉身嘗留公廳禱祈微福果有知道理人為汀州合先投界水火以祛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宇所在皆然此弊滋蔓亡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舶運土石及遠来施財遺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久徃觀凡此皆是愚而無知者之所為耳謨

鄭湜補之問戰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勢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滑挾勢為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戰盜心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二一人能足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廩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到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先生因云公道韓公兵法如何又云刺陝西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儂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劉云聞廣中都無城郭其處種竹木為城枝節生刺刀火不能破賀孫

楊通老問趙宇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邱

刊浮不端正看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喎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般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即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浮休這般法意是多少好其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着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欵自效蕪是如薄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浮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

狀如甫初亦為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廚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一廚入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幔位念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就郡廚排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為書一樣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

家於某官審詢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審詢並書一二
寫出後面都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
在後如此了都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
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
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都令衆商量如
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揚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
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向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
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指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
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
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戶訟一箇知縣之善惡便
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
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

限他限日到自要若差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
自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
得其為守一日詞訟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
都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剛起一旬之內
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
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計頭不見吏胥便
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
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
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日郤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
限今到處並不管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
以邀索縣道直待計獲滿其所欠方與呈州初過磨算
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了到審計院發回呈

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白他這般法意甚好後来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為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勘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来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其為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為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劄

劄戶稅世世傳之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来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異財法意寔好今為人父母在不異財却背地去典賣後来却累賴人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只是因其人移意申請法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前夜説上下視法令皆為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幣帛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恥者本無忌日乃設為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令事事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来付之胥吏之

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闕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倉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管部弓兵司理主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文休休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節如某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一保明訖未委今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休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貢如何仰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事事敢

如此邀求取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敢僭他在前即時便與剌兩行字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須知此吏那裏治他又如奏罷一縣令即申請一面差人待闕候救荒事訖交割下替不知下替便來爭上去部裏論部裏便判罷權官後來與申去云元初差這人乃是奏聖旨令救荒盡與備許多在前及後部中行下乃前列聖旨令後乃仍舊自云合還下替交割職事直是恁地胡亂行移略不知有聖旨那箇權官見代者來得恁地急不能與爭自去了孫賀

教之問亭熙事類本朝累聖刪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否曰正緣是刪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

堂不詳分與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久親在私自分析用盡了到親亡部攪法頁賴遂著令許私分又某往在臨漳豐憲送一項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為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計嫁其嫂而又以己子添立併其產業後委鄭丞看驗遂項剖析子細乃知其情賀頃常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軍兵衣絹或非所有則以上供錢對易於出產州軍最為頑擾如漳州舊與信處二州對易每歲本州為兩州抱認上供錢若干盡數解納而兩州絹絕不來大守嵗遣書饋懇情恬不為意或得三分之一措發到一半揑矣然絹紕薄而價高常致軍人怨詈傳景仁初解漳州以支散衣絹不好為軍人喊噪不得已以錢貼支始得無事歲以為苦與化

取之台州更是回遠此事最不雜理會而無一人肯之者不知何故既知漳不出絹信州處州有之何不令兩州以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絹左藏只令漳州以錢散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不願得絹蓋今絹價每疋三千省而請錢則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本州鬻鹽最為毒民之橫賦屢經旨罷而復屢起先生至石丈屢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罷類海十一鋪其餘諸鋪擬俟經東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見得鹽錢底裏與郡中歲計無預前後官都被其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

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淳

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時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然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可稽考推通判使用更無稽考通判廳財賦極多某在漳州凡胥吏窠窠坐有優輕處重難處盡與他擺換一次優者移之重處重者移之優處惟通判廳人吏不願移換某曰你若不肯盡與你斷罷於是皆一例擺換蓋通判廳財賦多恣意侵漁無所稽考也問歇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以為可行而泉州頗尚書撓兩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其劄子末極好如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

經界二年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與泉汀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何謂某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略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滾纏過故做到公卿如此必至觸礙安得苟如此之安若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為去年上朝走文字及後來抗詞請皆有後時之慮今日却非避事何事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幸壞若行則念四縣特作一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

文書混閙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嚇嚇以為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誤遂合辭以為不可其下者因翕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況其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限爭訟遏矣今之為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些事不順他便稱頌為賢守淳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又勢亦看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看做一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温公在言路甚

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温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温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必大人傑錄云其孫得舊聞熟看數人性之大抵立事須要人才若人才誰肯當死生以之如韓魏公之立英廟即位繼感固疾又一條云立事之人須要硬撓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顓王或曰若主上復妄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上皇耳温公為諫官魏公甚善之及作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

壇中之後區爲外庵庵三楹左楹櫺爲泰卦右爲否卦
後爲復卦前扉爲剥卦庵前接爲小屋前區爲小茅亭
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
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
丘八陣之法淳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
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丙祠基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
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爲病辛其有是
請也即爲乞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秘閣脩撰二十九
日遂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
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朞以南陬敝陋之俗黜承
道德工夫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諤然疑譁忮毀

聞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
阽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
豪猾斂跡而不敢肆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
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送於街
衢而掠劫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
從空門者各開精廬或作復入道之常四境徇偷之民亦
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書先生之化而
先生行矣是豈不爲恨哉淳

先生因說邑中隕星恐有火災縣官禱禳云豈可不修人
事合當拘家家蓄水儲備因舉漳州之
建寧自鄭丙程大昌至公聖節不許僧尼說法他處
但人不敢擅當住能其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釐只不許

人問話頭曾孝叙知青州請一僧開堂觀者甚衆其僧忽云此知州是你青州半面天子孝叙大笑即時自動枷送獄必大

先生除江東漕辭免文蔚問萬一不容辭免則當如何曰事便是如此安排不得此已辭了而今事却在他這裏

如何預先安排得文蔚

潭州

在潭州時請學陞堂以百數錢抽八齋每齋一人出位講大學一章講畢教授以下請師座講說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

問先生到此再請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

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洞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宮司約束曰屢欲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躐等之患曰躐等固害若果有會躐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

先生至嶽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爲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肵說友不如州學又安用此簽疣明日頓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

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將來安在身上便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處人處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氓何異讓

客說祥符公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葬埋因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了

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人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某人於某

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今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也

問先生須是更歷大任用在上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基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為五年之計然後大舉因虜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為牽制之師事既多遠耀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月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德明

或問脩城事云脩城一事費亦浩瀚恐事大勞人兼不得人

亦難啟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馭衆之將可用張侔云向來靖康之變虜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閫遠難守曰向見某州修城亦以閫遠之故稍縮令狹却易修周伯壽云前此陳君舉說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得城完財物盡在城外不便只當移倉廩不當修城曰此是秀才家廳科舉議論倉廩自當移城自當修先生又云向見張安國帥長沙壁間掛一修城圖計料甚子細有人云如何料得如此恐可觀不可用張帥自後便卷了圖子更不說着周益公自是怕事底人不知誰便說得他動初益公任內只料用錢七萬今轉庵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少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謙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其曰見客甚日不見客甚至二月十日不出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扮着不痒搔着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官相見盖恐憒職官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其遂破例令皆相見先生在潭州每聞於府中官員則

今人做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

厚豈不長妄惡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
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
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其在長沙治一姓張人
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又之乃出頭適有大
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
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南販者自橋上過若以
柱杖挂其擔必捉來束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
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白詞狀須置一簿
穿字號録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
日必勾了一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
又作一簿記未了事自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
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

事鉢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屢人問使人云南朝朱
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自堂所以得
帥長沙之命過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七

朱子四 內任 雜言行 丙辰後

孝宗朝

六月四日周揆今入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宛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札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置府之權旁出闈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煞

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偽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諭謂為不然臣恐跧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謂其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之罪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二事耳此人挾持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求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為惡上因舉老蘇論才德之辭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侄知縣入為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涂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台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見矣至知其為贓而用之則唯恐其不速棄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廉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衆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衷至軍政不脩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為苞苴陛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郡不聞無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郡來說來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官正臣今迭遷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

嘱閑祖

今之兵官有副都總管路鈐路分都監統領將官州鈐轄州都監而路鈐路分統領之類多以貴游子弟處之至知副都總管事體極重向以鄰慶使為之後有以修武郎為之者如州統領至有以下班祇應為之者此上下夫所親見只今天下無虞邊境不聳故無害萬一略有警便難承當兵政病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某屢言於壽皇壽皇謂某曰命將國之大事非朝廷之公選即諸軍之公薦決無他也某奏云陛下但見刻薦於朝廷之上以為是皆公選而不知皆結托來爾且如今之文臣列薦者陛下以為果皆出於公乎不過有勢力者一書便可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卿其為朕察之道夫

寧宗朝

初見先生即拜問云先生雖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今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先生笑云只為當時不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又云今既受侍從職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為如此又笑云若病得狼狽時也只得去有修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

人傑

祧僖祖之議始於禮官許及之曾三復永嘉諸公合為一辭先生獨建不可祧之議陳君舉力以為不然趙揆亦

右陳說文字既上有旨次日引見上出所進文字云高宗不敢祧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不祧為是既退而政府持之甚堅竟不行唯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之說乞且依禮官初議為揆太防所繳卒祧僖祖云問先生檢照寧祧廟議示諸生云荊公數語是甚次第若歸孫固張師顏等所說如何及得他最亂道是張師顏說當時新法之議也如此是甚麼樣會辯也說得不甚切荊公可知是動得人主前日所論欲祧者其說不出三項一欲祧僖祖於來室以順冀宣祖所祧之主祔焉但來室乃偏側之處若藏列祖於偏側之處而太祖以孫居中尊是不可也一是欲祔景靈宮景靈宮元符所建貌象西畔六人東向其四皆依道家冠服是四祖二十人通天冠絳紗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設在裏不敢明言其書中有二十句說云云今既無頓處況元初奉祀景靈宮聖祖是用簟簋豆又是蔬食今若祔列祖主祭時須用黃腰須用牙盤食這也不可行又一項是欲立別廟某說若立別廟須大似太廟乃可又不知祫祭時如何終不成四人令在那一邊幾人自在這一廟也只是不可不知何故說不過但欲太祖正東向又那曾考得古時是如何東向都不曾識只從火時讀書時見秦謙中有說甚東向依俙聽得如今廟室甚狹外面又接簷似乎潤三丈深三丈祭時各奉主出祭東向位便在楹南簷壯之間後自坐空昭在室外後却靠

實穆卻在簷下一帶亦坐空架此則東向不足為尊路一列却有西南二向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東向乃在西南隅所謂奧故為尊合祭時太祖位不動以群主入就尊者左右致饗此所以有取於東向也今堂上之位既不足以為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祝禹主云僖祖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自出不然僖祖却從平地爆出來是甚說話問郊則如何曰郊則自以太祖配天這般事最是宰相沒主張奏議是趙子直編是他當初已不把荊公做是了所以將那不可祧之說皆附於注脚下又甚率略那許多要祧底話却作大字寫不知那許多是說箇甚麼只看荊公云反屈列祖之主下祔子孫之廟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矍然敢不祇允這許多只閑說只是好勝都不予心看道理又云其當在上前說此上亦以為不可祧又安可為奈何都無一人將順這好意思某所不付出可在賀孫

問本朝廟制韓繼請遷僖祖孫固欲為僖祖立別廟王安石欲以僖祖東向其議如何曰韓說固未是孫欲立別廟如姜嫄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介甫之說却好僖祖雖無功德乃是太祖嘗以為高祖今居東向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近者孝宗祔廟遂丞相主其事因祧宣祖乃併祧僖祖之令人毀拆僖祖之廟當時集議某不曾預只入文字又於上前說此事末云臣亦不

敢自以為是更乞下禮官與群臣集議竟丞相遂不付出當時魯無玷陳君舉之徒全然不曉但謝子肅章茂獻却頗主某說又孫從之云僖祖無功德某云且如秀才起家貴顯是自能力學致位何預祖宗而朝廷贈官必及三代如公之說則不必贈三代矣僖祖有廟則其下子孫當祧者置於東西夾室於理為順若以太祖為尊而自僖祖至嘗祖反置於其側則太祖之心安乎又問趙丞相平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後來到家檢索所編本朝諸臣奏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平宴后之說於其下此惡王氏之僻也又問廟門堂室之制曰古之士廟始今之五架屋以四分之一為室其制甚狹近因在朝見太廟之堂亦淺袷祭時太祖東向在虛處群穆皆謻而坐臨祭省以帝幄圖之古人牀朝踐在堂它祭皆在室中戶近東則太祖與昭穆之位皆南向為尊則配位西向矣又問今之州縣學先聖有背處皆實又其祭逐廟以東向為尊配位南向若朝踐只是一虛敞處則堂室之制不備曰古禮無塑像只云先聖位向東又問若一一理會則更無是處曰固是

太廟向有十二室今祔孝宗却除了僖祖宣祖兩室止有十一室止有八世進不及祖宗時之九退不得如古之七豈有祔一宗而除兩祖之理況太祖而上又豈可不存一始祖今太祖在廟而四祖並列四來室亦甚不便某謂止祧宣祖合存僖祖既有一祖在上以下諸祖列

于西夾室猶可或言周祖后稷以其有功德今僖祖無功不可與后稷並論某遂言今士大夫白屋起家以至榮顯皆說道功名是我自致何關於乃祖乃父則朝廷封贈三代諸公能辭而不受乎況太祖初來自尊僖祖為始祖諸公必恐去之乎某聞一日集議遂辭不去時必與諸公合炊去乃是陳君舉與趙子直自如此做曾二復孫逢吉亦主他說中間若謝子肅章茂獻張春卿樓大防皆以為不安云且待朱丈來商量曾二復乃云乘此机會祧了這是甚麼事乘机投會恁地急某先有一奏議投了樓張諸公上劄乞降出朱某議若某言近理臣等敢不遵從趙子直又不肯出至於乘夜撤去僖祖室無古時遷廟又豈應如此偶一日接奉使兩府侍從皆出以官驛狹侍郎幕次在茶坊中而閣幕次設及此某遂辨說一番諸公皆順聽陳君舉謂今各立一廟周時后稷各立廟雖祖主也自是一廟今立廟若大於豈特后稷各立廟某說周制與今不同周時太廟始是尊祖今地步狹窄若別立廟必做得小小廟宇名曰尊祖實則之也君舉說幾句話皆是臨時去檢注腳來說某告之云某所說底都是大字印在那裏底却不是注腳細字向時大廟一帶十二間祧廟之主却在西夾室今立一小廟在廟前不知中間如何安排後來童茂獻謝深甫諸公皆云悔不用朱丈之說想他且恁地說正淳欲借奏草看曰今事過了不須看賀孫

集議欲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先生以為僖祖不可祧惟存此則順禮宜祧主可以祔入劉知夫云諸公議欲立僖祖廟為別廟陳君舉舍人引閟宮為故事先生曰閟宮詩而今人都說錯了又因論周禮祀先王以冬見祀先公以驚見此乃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故降一等直卿云恐不是祭以大夫之義先生曰祭自用天子禮只服冕降一耳時舉

問甲寅祧廟其說異同曰道丞相初編秦議時已將王介甫之說不作正文馮只注小字在下又曰祧廟亦無毀拆之理曰嘗入文字論祧廟奏云此事不可輕易上云說得極好高宗朝不曾議祧孝宗朝不曾議祧卿云不可輕易極是又奏云陛下既以臣言為然合下臣言

統集議却不曾降出過

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只是亂討得一二浮辭引證便將來立議論抵當他人以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父所以當時只被介父出便撺動一世更無人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父廟議是甚麼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麼樣精神這幾箇如何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父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朱公掞排禪學劉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甚時呂正獻公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入室陞堂者皆滿當時號為禪籍公掞上疏乞禁止之○

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欵著撰不

相統攝所修前後徃徃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
月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
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
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
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摠底在唯葉正則不從葉為撥
討正修

今之史官全無相統攝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
頭在第一年末稍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認分年去
做及至把来全闕湊不着某在朝時建議說不要分年
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無出吏禮兵刑工戶六件事
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從建炎元
年逐一編排至紹興三十二年他皆做此却各將来編
年逐月類入衆人不從某又云若要逐年做須是實置
三簿一簿關報上下半年事首末首當附前年某月末當
附後年某月一簿承受所關報本年合入事件一簿者
異向後各入收拾得也存得箇本又別置一簿列具合
立傳者若干人某人傳當行下某處收索行狀墓誌等
文字專牒轉運司疾速報應已到者勾銷簿未到者據
數再催庶幾易集後来去國聞此說又不行賜
而今史官不相統摠只是各自去書書得不是人亦不敢
改更是他書了亦不將出来據他書放那裏知他是不
是今雖有那日曆狀皆是兼管無暇来修得而今須是
別差六人鎖放那裏教他專工脩方得如近時作高宗
實録却是教人管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頭在去

年冬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文字如為臣下作傳某將來看時說得詳底只是寫行狀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樣更無奈末可放又有差除去了底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攷據某看來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謂如刑事便去閱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俟編一年成了知合斂來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一下月內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立傳他那日曆上覓卒皆有年月在這便當印板行下諸州索行實墓誌之屬知令運司專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運司有未到底又刷下去催來便恁地便好得成箇好文字而今實録他門也是將日曆做骨然却皆不曾實用心有時攷不得後將一牒下州縣去討那州郡不應也不管恁地如何解理會得義剛

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軍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録有傳極詳略如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略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日曆為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户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

書其東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為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遺漏落淳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辯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好說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国家嘗理會山陵要委諭民間遷去祖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着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不當遷嘗遷矣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

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今初間看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了然更看得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此子這裏看得真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略無些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

與不切

先生看天雨憂形於色云第一且是賛宮孤箇窟在那裏如何保得無水出辞宮甚大賛宮今閒四丈自成池塘柰何柰何這雨浸淫已多日柰何

孫

夏夜雨甚先生屢側然憂歎謂明日掩賛雨垺如此柰何

再三憂之賀孫問紹興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可慮只這事前日既在那裏都說來只消朝無一人可恃卒為下面許多陰陽官占住了閒聞道丞相前亦入文字說得甚好曰是說得煞好後來一向不從也只住了自高宗殯宮時在蜀中入文字說此今又舉此不知如何又曰如此住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後來却差發後之相視只孫從之是朝中煞好人他初間畫三項利害云畏發引之期別作殯宮上策也只依舊在紹興下策也說得煞力到得相視歸來更說得沒理會到後來又令集議初已告報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時忽扣門報云不須集議待問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視時鄭惠叔在吏書乃六部之長閑集都是他當時但聽得說差官便止了衆人集議當時若得集議一番須說得事理分明初孫從之去那曾得有手細繪到那裏便被中把著賄賂促將去云這裏不是久立處其時在景靈宮行香聞此甚巨耐即與同坐諸公說如此亦不可不說遂回聚於鄭惠叔處待到那裏更無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云若作之何辭止緣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此意思得諸公更作廢說得更透切都只說過更無人下手某遂推劉得脩作劉遂下手鄭惠叔又只管說不消說如何某說這是甚麼樣大事如何恁地住遂顧左右即取紙筆令劉作衆人合湊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進都署銜位各了黃伯耆著他已差做相視官定了不簽他又來須要簽又換文字將上得得他去相視歸

来却說道自好這事遂定滿朝士大夫都靠不得便如此這般事為臣子須做一箇家事盡心竭誠乃可明知有不穩當事大體重如此如何住得他說須要山是如何水須從某方位盤轉經過某方位從某方位環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樣子更莫管他也依他說為臣子也須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驀忽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住得聞亦自有人来說幾處可用都被那邉計較阻抑了文云許多侍從也不學宰相也不學將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祧廟集議某時伯恭去爭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後来說諸公在那裏群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舉所主廟議是把禮記祖文王小中武王為遷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

小序禘太祖詩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歲文王騂牛一少武王騂牛一那時節是落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如此又用国語亦是雜遝之間濮議如何先生曰歐公說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說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略示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為大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後来已自措置得好凡祭享礼數一付其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

林丈說彭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国體致侂胄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純不曉事情密爾而妄舉淳

丙辰後

正卿問今江陵之命將止於三醜曰今番死亦不出總出

便只是死（賀孫）

直卿云先生去国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埜中文楊子直合乞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着得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直前日絶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着眉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這一（賀孫）

季通被罪臺謂及先生先生飯罷攜卜起西序行數向即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茫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兌曰先生無震蔡所遭必傷即同輔萬季弟坐樓下先生坐牖甚醉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遍處甚詳繼聞蔡已遭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塗見別先生舟徃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爲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圜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泝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賀孫）

或有謂先生曰沱繼祖乃正淳之連袂也先生笑曰跡子之妻與子晤之妻兄弟也何傷哉（僩）

先生徙淨安寺候蔡發府乘舟就熊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餘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洒然如逢諸人釀酒至飲皆醉先生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賀孫）

論及爲學事云元祐諸公後來被紹聖群小治時都是元祐
祐間去撩撥它來而今都是平地起這件事出議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都無
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
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書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都
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賜錄云以利害禍福言之
信不及便講得待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
如何安頓處
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
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賜錄作如此蓋緣只見得這道
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
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

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人意思不佳能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門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
來命也
廣
先生曰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
欲避禍終不能避
今爲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
爲吾道之光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聖卞
底話亦不敢說也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徑時某答之云但恐如
煆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有客遊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山川極

好先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幾箇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

祖道

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鑑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

胡泳

雜記言行

其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已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

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篤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況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

振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疾惡之心愈至伯謨曰唯其好善所以嫉惡

道夫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過

道夫

先生每語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攘過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蹙頞慘然大息久之

剛

長孺問先生須時部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白晴後白雨吾又安能知耶

又問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是第一等人它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

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自定不復應舉矣倘

有為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汝素何為公發書某只云某人為某官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某不敢必幸幷疾是朝廷起廢為監司初到任也須來公議薦舉他要使一路官負他所薦舉須要教一路官負知所激勸是如何人他若把應副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為太守曾備負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懇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懇某自謂平日脩行得這些力他明知私意來懇祝必被某責然某看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都知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不是應付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這是多少明白人皆不來私懇其間有當薦之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某已自舉薦他了更無私懇者

賀孫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不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懇人況某人事屬如此臨財如此居鄉典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薦舉他甚麼得因閒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

賀孫

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如何若使某一月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

不知它門閑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毉)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
便須着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
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毉)
擇之榮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和順做將去總
起獻心便不得道夫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
教我也懶情淳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異衰擾亂只
得扶衰補敝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
能為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耐

中世上事都如此偏鶻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眷眞裏向
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
事賀孫

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
字不識一箇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吝取錢為知縣者自要
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歎過

梅南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觀焉備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不曉飲
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臥坐高拱經史子集
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
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
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壽
昌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久必加禮或曰敵體以上拜之（賀孫）

先生每日昇起子弟在書院皆先着衣到影堂參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啟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左坐書院受業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亦然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過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為之濶袖皂襈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它官相見則窄衫而出過

問衣裳制度曰也無制度但畫像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司尺寸否曰也無稽攷處那禮上雖略說然也說得過

會處義剛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歛衽橋側避之每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厲聲正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即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稟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

又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賢孫
侍先生到唐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睦町某
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
得以盡其情唐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
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
及此等細民來
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溫而厲恭而安望其容貌則見自益
肖當諸公攻僞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故炎
祭先生文有云凜然若嚴冬之無
畔蓋又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炎
先生書所居之桃笙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十六

精舍桃笙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先是趙昌父書
明自遠方來故嗣歲先生自易之以此○若海錄先
先生書閣上只扁南軒藏書其家尋額不許因云人家何用立牌榜且看意家何
曾有之先是漳州守求新貢院二字已為書去邦人此
說彼有數百間貢院不旬無一牌人家何用過
登先生藏書閣南軒題壁上題云於穆元聖繼天測靈開
此謨訓惠我光明靖言保之眎金厥籥含奕咀實百世
其承意其為藏書閣銘也請先生書之刻置社倉書樓
之上先生曰只是以此記書廚名待為別做振
道間人多來求詩與跋其以為久之所故與天地日月相
為長久者元不在此李可

先生因二人求墓銘一曰呼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煙一人既二死一了又更要二這物事一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是既二死去一了待二他說是非一千涉又曰所二以書一者以其有二可時一為二後世法一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二大功業一則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之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二他人一文字稍多又歌二屬筆一汪季路亦不曾及是謙立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二公務實二字一過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牌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再三乃書二孫

先生初歿正甫以沙隨行實來為作墓碑久之不到既而以二舊人文字稍多一又歌二屬筆一汪季路亦不曾及是謙立祠堂於德興縣學曾為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過陳向父一子一壻吳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例不作已

吳儀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李參仲於先生為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其人所作行實亦書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過

壽昌因先生酒酣吳逸遂請醉墨先生為作太字韶国師頌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歸田園居一首有舉手勞生之句何事於此請之不已亦為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書昌

先生語朋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熟知得養生之理也

過

先生說南軒論熹命云官多祿少四字因云平日醉宮文

字甚多過

因上亮隔取中間一條為正云事須有二一箇本事方

因對兩云安徐便好昨日做兩今日方纔一下已浹洽悠悠未已有周遍意不似前日暴地○方

閱窓坐見窓前地上日色即覺熱退坐不見即不熱日受

而心忌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着衣問入寒熱則心

疑不動也僧有受焚者亦爾方

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迫歛入新居而外門未立者

曰若入後有禁忌何以動作問欲橫從巷出曰直出是

公道橫則與世俗相拘滯

先生問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

兩日便可下工若搬入後有禁忌如何動作拘三又是

赤口義卯

昌問先生此心元自通天地在却靈宮一炷香先生嘉南嶽詩

若在小龍王廟遇敢如此道否先生曰某却不曾到吳

城山壽昌